



1.

## 刺青師楊金祥專訪 痛，才是人生！

文／彭健安

1.楊金祥正在矽膠人型身上進行凱布朗利博物館委託之刺青創作（攝影：鄭景陽）

2.東方紋身工作室一隅，右側尚掛著鉛筆素描的草稿（攝影：鄭景陽）

隨著《刺青：身之印》展覽即將來到高雄，凱布朗利博物館也委託在地的刺青師楊金祥創作一幅作品於矽膠人體之上，並將於展覽加入來自世界各地的刺青矽膠人體展出。本次專題特別訪問了楊金祥師傅，一窺其委託創作的內容及投入刺青的歷程。

推開有著簷空雕紋的胡桃色木門，迎面而來的是懸掛在天花板上的正紅色流蘇燈籠、各種面具掛飾、神佛圖像……濃厚而神秘的東方宗教氣息撲鼻而來。

步入東方紋身工作室，刺青師楊金祥熱情地招呼我們。楊金祥，出生於高雄市，13歲時開始接觸紋身，26歲創立東方紋身工作室，至今已是擁有30多年經驗的國際刺青大師。最感興趣也最擅長的刺青圖像是佛像，因此大家都叫他Buddha Yang。幼年時期的一場意外，使他失去了右手掌，但是這沒有阻礙楊師傅刺青生涯，反而讓他練就更為堅韌的意志。由於

高美館九月即將推出的《刺青：身之印》特展，楊師傅受到凱布朗利博物館委託創作刺青的機緣，我們有幸到訪東方紋身工作室，與楊師傅聊聊刺青師的生涯歷程。

### 起點：對繪畫的愛

「開始刺青的起源，」楊師傅說「是喜歡畫圖。」國中時看到很多人手上有小刺青，在那個1980年代初、尚未解嚴的台灣，很少有機會看到刺青，通常可以看到刺青的都是黑社會，而東方社會長期對刺青的排斥與壓抑形成了台灣刺青非常叛逆的形象。然而，楊師傅卻從刺青看到了視覺張力的美，因此從小就對「刺青＝歹囝」的普世價值觀打上很大的問號，也從此對刺青充滿好奇，鋪下未來的刺青創作之路。

「我會去報名繪畫課，但每次都只去一兩堂，不是要去學畫，是去驗證看看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確。」楊師傅自信滿滿地笑著說。他提到自己從沒拜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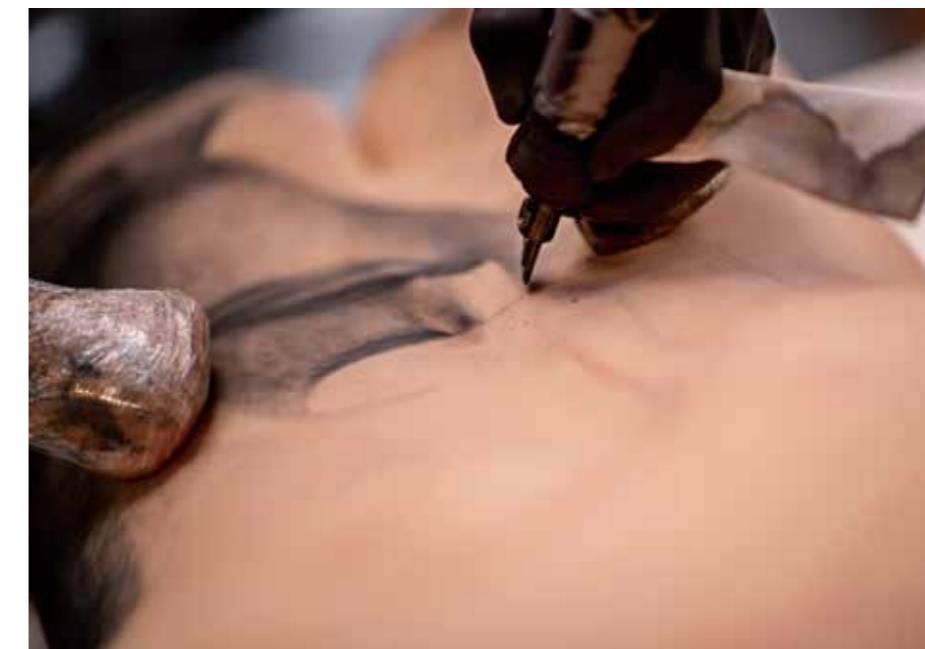
過師，前面20年都是自己摸索，20年後才真正知道什麼是刺青。因為以前的刺青師多半不願意將自己的絕活輕易傳授他人，所以一路以來都靠自己試驗刺青技術，並用自製陽春的刺青工具：將針綁在筷子上、插上縫衣線、沾上黑墨，把自己與同學的皮膚當作實驗畫布；墨水還是用當時最便宜常見的開明墨水，靠縫衣線吸墨，一點一點刺入肌膚。「你可以看到，早期實驗的刺青針孔比較大。」楊金祥指著自己的皮膚說，還難得帶著一絲對自己早期摸索之作的靦腆。楊師傅的全身佈滿不同時期的刺青創作，從黑白、顏色稍褪、針孔較大的早期自我實驗之作，到各個國際大師所留下、高度完整而細緻的作品……每一幅刺青圖像似乎都隱約透露著楊師傅生命歷程中的不同時刻。

### 從高雄到世界：走向國際的刺青

在高雄成長生活的楊師傅，30歲時第一次飛去美國洛杉磯參觀刺青展，大開眼界。「以前看圖不相信，到現場看才知道是真的！」在網際網路尚未普及的1990年代，刺青圖像的國際交流遠遠不及現在，楊師傅說，以前都是看紙本雜誌、靠想像去揣摩國外大師名作，這和刺青現場有很大的落差。在台灣連刺青展都未曾舉辦的時期，靠著觀察別人怎麼做，才了解該如何布置自己的展示攤位、如何參與國際展。現在資訊與交通高度發達後，刺青的國際交流更為熱絡，競爭也激烈許多。2009年，楊金祥參加國際上重量級的米蘭刺青大展，贏得金牌。2014年，楊金祥與夥伴吳德清參加巴黎國際刺青展，聯手拿下最高榮譽的「BEST OF SHOW」獎項，再度名揚國



1.



2.



3.

1.楊金祥正在創作矽膠人體上的刺青  
(攝影：鄭景陽)

2.3.楊金祥正在創作矽膠人體上的刺青。肌膚上顯現的「墨線」與「暈染」濃淡則是以黑色的刺青顏料為基礎，於刺青當下做精細的拿捏  
(攝影：鄭景陽)

際。走向國際是東方紋身工作室的重要理念之一，藉由國際交流，不僅可以拓展刺青師的世界觀與美學素養，同時也將刺青師傳們長年磨練、苦學的成果帶往世界各地，為台灣爭取榮耀。

楊師傅的櫥櫃擺滿了吸睛的收藏品，嘎巴拉(Kapala)、佛像、聖母、鬼面具……等令人目眩神迷的各國宗教收藏，是楊師傅遊歷世界帶回來的戰利品，也是刺青創作靈感的泉源。從亞洲宗教衍生的圖像，是楊師傅手下已刺得爐火純青的主題，他尤其擅長佛教系統的圖像。事實上，這些蘊含了神祕氣息的主題，向來很受世界各地的刺青者喜愛。只是，楊師傅所繪畫的圖像又在其中融入個人的感性和筆觸。「我常常說，你畫得出來不算厲害，還要刺得出來才行。」楊師傅告訴我們。

在高美館與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合作的《刺青：身之印》特展，將與楊師傅合作打造矽膠人體刺青，以楊師傅擅長的東方宗教為主題，將超寫實的石

雕佛像與手繪筆觸的女性觀音菩薩形象融合在一件紋身圖像上，形成了特殊的「佛像+觀音」的紋身圖像表現，帶給觀者與衆不同的視覺體驗。他所描繪的佛像帶著端嚴的氣質，菩薩像則流暢優美。「一般傳統刺青充滿暴力驚駭，但我想表現柔和平靜的視覺衝擊。」楊師傅說。

### 刺青人生甘苦談

「談到當刺青師的3大好處」，楊師傅說，坦白而言不外乎是「錢、帥氣、自由。」他認為，當刺青師是自己畢生的追求，在實踐自我的刺青美學時，還可以很有風格、帥氣地賺飽荷包、而高度彈性的工作性質也讓刺青師能夠自由規劃人生、四處旅遊，這樣說起來，刺青師簡直囊括人生勝利組的所有條件，令人稱羨！然而，在帥氣的另一面，其實刺青也是門勞心勞身的工作，肩負了極大的風險與壓力。長時間的工時除了造成常見的肌腱疼痛職業病，把刺青當作藝

術創作看待的刺青師，無意間會給自己很大的心理壓力，隨時都在内心交戰：若走不出自己的路、創造獨特風格，還很容易患上憂鬱症。甚至，就連出外旅遊也無法全心觀光，凡是入眼的事物，都在思考要如何當成未來構思新刺青的題材。

此外，對於使用的墨水、器材，甚至面對客人的態度，刺青師們也各自都有講究。「我現在啊，是人家排隊請我幫他們刺。」楊師傅大笑說，「所以我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東西。」想要刺青，並非簡單走進刺青店內就能完成。面對尋求刺青的客人，通常會需要依照刺青的面積進行多次預約，也要包含刺青師設計圖案的時間。而假使有客人要求直接刺臉上，楊師傅也肯定地說：「我們通常就會拒絕，或勸客人不要刺在臉上，免得他將來後悔」。即便可以用雷射去除，從刺青逆轉回無痕肌膚的過程也包含痛苦，這也是刺青師在真的開始刺青以前，會一再與委託者溝通討論的專業堅持。

### 「刺入哩欸心內！」

皮膚可以說是人體最大的器官，也是人體面積最大的感知收發中心。皮膚倒映歲月縮影，人的記憶就是皮膚的記憶。相同的圖像，刺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會有不同的面貌。當我們看到人體上大面積的刺青圖像，除了對刺青師的繪圖功力、刺青技術感到讚嘆，大部分的人最直接的聯想是：「痛啊！」而在某些社會文化中，刺青也是忍耐疼痛、堅忍不拔的象徵。

「其實，喜歡刺青的人往往不想承認的是，迷戀『疼痛』的感覺！」「刺青的人都很愛現！」楊師傅笑著說，像是與我們分享秘辛。楊師傅自己也是滿身刺青，輕易就能如數家珍的說到哪個部分是哪位刺青大師所刺。不過，當問及身上布滿刺青的理由，他倒雲淡風輕：「因為我要刺在別人身上，就得自己先知道有多痛啊。」他將自己手掌張開，指著大拇指下最軟厚處的刺青，「像這邊，是最痛的，功力不夠的刺青師根本連刺都刺不進去，因為太厚，刺了又



1. 東方紋身的刺青師取出刺青顏料（攝影：林宏龍）

2. 楊師傅得意的展示刺在手掌最柔軟、最厚處的刺青（攝影：林宏龍）

3. 楊金祥於東方紋身工作室（攝影：林宏龍）



楊金祥於東方紋身工作室（攝影：鄭景陽）

會散掉，所以沒幾個人敢刺。我那時候說要刺這裡，別人都笑說：你瘋了！」坐下，吸氣，一開始很痛，但痛完之後就快樂了－楊師傅把這種痛感類比人生，「就像人生一樣，煩惱、痛苦忍一下就過了。」

「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這句斗大的對聯裝飾在東方紋身工作室的核心位置。楊師傅說，這句對聯是一個永恆的事實：每一天都應該在正確的時間生活，而人生中總有痛苦；有痛苦，才算是人生，這是刺青的寫照。許多人造訪楊師傅的工作室，是為了用那份疼痛在身上留下不滅的印記，「我的故事也是從痛楚開始，痛終將離開，美麗會留下。」楊師傅說。或許刺青代表著人經驗過的痛苦並實現個人的成长，當學會了生活中的大小事，也能從中瞭解了刺青的意義。紋身並非輕易就能穿戴之物，疼痛的重量詮釋了個人歷史，也成為皮膚上永恆的象徵符號。■

※作者為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專員